

北美华文网站点击率最高的小说

兵器谱^上

de

Ladies

女人的
七种
武器

◎蔡萱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兵器谱上的 Ladies/蔡萱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399-1861-6

I.兵... II.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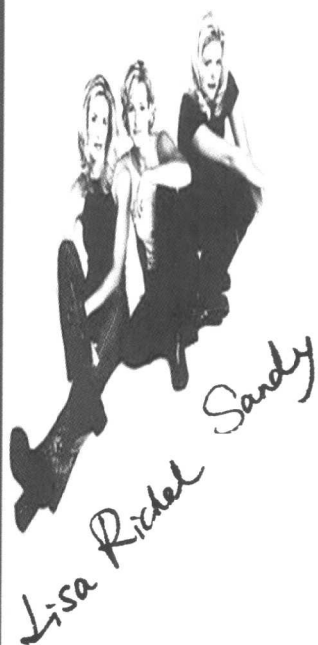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444 号

书 名 兵器谱上的 Ladies
作 者 蔡 萱
责任编辑 伍恒山 王 珏
责任校对 大 川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 万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2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861-6/I·1762
定 价 14.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Ladies in the



◎蔡萱 著

weapon list

序

熟悉武侠小说的朋友们看见这本书的题目，一定会想起古龙先生的小说。兵器谱就是《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百晓生排的那个，我在这里借用一下，献给本部书中在不同领域里有杰出贡献的 Ladies。当然不会是百晓生的兵器谱，因为青魔手之类安在 Ladies 头上实在太恐怖。事实上在本书中尽显风流的 Ladies 是携着“七种武器”荣登我排的这个兵器谱的。

北美的学习和工作都是繁忙而单调的。生活总在忙碌中匆忙走过，宝贵的一点点闲暇却又常常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无聊的时候就会想：这个世界上到底是男生凶还是女生凶？其实这个问题，小时候在课桌上分三八线的时候，就开始想要答案了。然后我长大了，初恋，热恋，失恋，所有恋爱的日子和回忆恋爱的日子里，自恋的时候和自嘲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古怪的问题，当然最后我也没有想出来，亘古至今，这个问题哪里能有答案！

然后我就开始写《兵器谱上的 Ladies》。我把写好的故事一段一段贴在 BBS 上，然后就有朋友问我：这个题目多有趣，可是你为什么写这个题目呢？我说我要讨论男女关系的问

题。然后我自己就笑了。因为没有答案,所以决定男生女生先各打五十大板。爱情可不可以圆满,生活可不可以圆满,男生和女生都各有一半责任吧。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王威,常常会迷失无奈;有时我的心也偏向书中的女孩子,因为她积极、充满生命力。慢慢地他们在我的心里统一了,我就会觉得天空很晴朗,万物都在和谐地生长。梦里我看见他们牵手的样子,我的兵器谱就变成了美丽的伊甸园。

有时我也流泪,为书中的人物,为他们的情感和欲望,更为他们心灵的痛楚。更多的时候,也为自己曾经迷惘的青春,为那些难忘的校园生活。

我在我的彷徨中写下了这个渴望健康、青春、爱情的兵器谱,目的是为了给男生和女生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也许在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扮演某种兵器,但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不成其为兵器的时候,生活会更显得从容、积极、充满活力。

当全世界的雨都下在全世界的青草地上的时候,青春泥泞的道路上仍然撒满玫瑰花瓣的芬芳。青春不该是污浊的泥潭,青春的残酷永远不可以成为堕落的理由。

以青春如此昂贵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享受和谐的生活。

蔡莹 2002年11月12日于美国达拉斯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Lisa	1
第二章 Richel	17
第三章 Sandy	29
第四章 我的原创 Game——兵器谱	43
第五章 Thanksgiving	57
第六章 Lisa	67
第七章 琪琪	81
第八章(上) 碧玉刀	97
第八章(下) 碧玉刀	119
第九章 长生剑	137
第十章 离别钩	161
第十一章 霸王枪	179
第十二章 拳头	195
尾 声 我心中的伊甸园	213
帖 子	219

第一章 Lisa

我想我喜欢她那副混沌初开的样子,但是受不了她双眸炯炯有神时射出的强光,我会感到压力,好像要被她霸占去似的。



TA 助教

CO-OP 企业实习

2

兵器谱上的
LADIES

认识 Lisa 是在我来 S 大注册的那天。我记得那是八月下旬一个炎热的午后,小憩之后的我正睡眠惺忪地与四五十个新入校的学生聚集在学生会的一间会议室里。那一天留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乱字。那样的乱并不是表面上的喧嚣嘈杂和没有次序。我觉得那样的乱对我心头的震撼的史无前例的程度完全相当于三十年前的那次著名的大革命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Lisa 横扫一切的气魄像坦克的履带一样碾碎了我心中原本就已支离破碎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被 Lisa 击碎的。

那一天无论如何令我不曾想到的是,Lisa 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女孩。

当时我们是在听一个很绅士的白胡子教授介绍 S 大电脑系的情况。S 大是一间州立大学,电脑在此却是唯一发达的学科,原因很简单,学校附近是一个著名的高科技开发区。大约有几百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此修读。教授首先亲切地表示欢迎大家加入 S 大,然后简单解释了一些选课方面的事由,接着让我们自由提问。第一排立刻有一个女同胞将手高高举起提问:“我叫 Lisa,现在是有 TA 的工作,可不可以同时做 CO-OP 呢?”

她的英语明显带有中国南方口音但是却极其流利而且声如洪钟,说话时骄傲的表情仿佛从她嘴里说出的才算正宗英语,教授在她的自信心下几乎都要为自己的一口纽约乡谈



无地自容。

于是教授略微停顿了片刻,说,啊我不太清楚,我想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你可以向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我的职责是督导你选好你需要修读的三门课程。可是同学你为什么想要同时做两份工作呢?

Lisa 大声道:“是这样子的,做 TA 就可以只付州内学费,CO-OP 钱挣得比较多。”

教授微笑颌首,但我打赌肯定教授并没理解 Lisa 的话。

周围的中国同学都惊讶于 Lisa 的直率,大部分心里都佩服得很,因为自己无法做到可以将真实的喜欢钱的感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非大家不喜欢金钱,但我们自小时起受过的教育告诉我们在人前说钱算不得高雅的事情,传统的羞耻心令我们将对金钱的关注埋藏在心里。

我立刻对 Lisa 有了好感,很坦白也很进取的女孩,而且绝对是靠自己养家糊口才会如此看重金钱。倘若是安心在花男人的钱,情调一定莺莺燕燕很小资,断然不会这样粗犷。

那年是我来美国的第三个年头,读完一个学位后经济上并没有任何起色,刚来时闯天下的锐气倒被削减了大半,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开始修读据说好赚的电脑,心里却依旧懒洋洋提不起劲儿。Lisa 说的要多挣钱的话好像在我脊梁骨上给了一鞭子,我忽然也有了要奋起的感觉,本来嘛,女孩儿家尚且如此骁勇,我又岂能做等闲之辈。



orientation 学业开始时的集体培训
barbecue 烤肉

结果我在 S 大的 orientation 顿时由 Lisa 的一句话完成，而不是白胡子教授的谆谆教导。

接下来大家开始选课，那些一早已通过电话或在网上选好课的同学便离开了。当然也有些爱联络感情的则三三两两往一起凑，互相介绍情况认识。我想过去和 Lisa 认识，却并没有机会，因为她一直缠着白胡子教授，仿佛有问不完的问题。选好课程的我似乎都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但我还是四处寻了寻，打算也找一两个同胞侃点儿什么消磨时间。很快我就相中一个穿格子衬衫背着双肩背包显得异常活跃的男生，他正站在后排的椅子前面和一个朝门外走的女生挥手高喊 byebye，我果断决定占领他说完 byebye 之后的时间空档，于是便朝他走去，说了声 Hi，心里正思忖着来点儿什么话题好，忽然他冲我走来的方向用浓重的鼻音喊了一句“Hey, How are you!”话音未落人已经扑向我身后的另一名女同学，随后两人便热烈地聊了起来。

被当成透明人多少是件让人沮丧的事情，我立刻没兴致了，又看了一眼窗外，当空的烈日活像一个加多了炭的 barbecue 炉子，烧得通红正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落下。我转过视线，朝门外走去。

这时我忽然发现靠门边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个清瘦的中国女孩，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件黑色的背心，下身是粉红色的七分裤。我看见有两道不冷不热的光从她的黑框眼镜

background (学术等)背景

waive 免修(课程)

RA 助研,不授课



后的一双凤眼中慢慢射向正站在讲台旁的 Lisa。

她漠然地盯了一会儿正连说带比划几乎要四肢并用的 Lisa,慢慢将眼光转向四周,把剩下还在叽叽喳喳的同学都冷静地扫了一遍。我发现她的目光遇到男性同胞时停留的时间会稍许久些。

不好意思的事情是她终于发现我正看着她,却并不主动与我打招呼,而是没什么表情地把脸转正,然后朝着前方矜持地笑了笑。

那笑容让我似乎感觉非得上去和她打个招呼,否则太不礼貌了。于是我走到她身边。

“Hi,选课了吗?”我问。

“一早已在网上选好了。”她冲我微笑,坐那儿迅速打量我一遍。

“你需要补基础课吗?”我找话题问。直觉告诉我她的 background 肯定不是电脑,学校愿意收这样的学生,因为需要补很多学分才能毕业。

“啊,还要补一门吧,其它我都准备 waive 了。”

“是吗?那不错呀。”我随口说。

接下来我停了一会儿,思索换什么话题接上或者干脆离开。她却主动问:“你做 TA 还是 RA?”

我便告诉她 TA。

“新生拿个 TA 的缺还不是太容易吧。你叫什么名字?”



Yeah 是

她样子很随便地问。

我告诉她我叫王威。

“是威猛的威吧，挺赫亮的名字。”她笑，报自己的英文名：“我叫 Richel。你住学校公寓？”

“Yeah，昨天刚搬来。”我道。然后我们很自然地像其他中国学生初次见面一样掏出小本本互留了电话和 E-mail。

Richel 住校外。她抄我的通讯地址时我偷看她，很清瘦的女孩，夏日里穿件小背心，不像其他中国女孩那样怕晒黑，细细的手臂和脖颈都晒成浅浅的褐色，猛一看像那种杂志封面上的沙滩女郎，只是因为瘦弱，这颜色并不显得健康。我想她也许因为皮肤不雪白，干脆就晒个透换另一种风韵吧。

这时那个叫 Lisa 的女孩终于结束对白胡子的纠缠，噤噤朝我们走来，走近我才看清楚是她脚上那双奇怪的厚底凉鞋作祟。Richel 微笑和她对了一下手掌，她有力地回应，传入我耳中那声啪的巨响表示了两个女孩之间的亲热和友谊，但那声音的主要力度完全来自 Lisa，Richel 似乎吃了亏，看她那表情好像是被 Lisa 打了一巴掌，可能蛮痛的。

我们三人就坐那儿聊了些关于这间学校的事情。我才知道她俩也是在开会前半小时刚认识。

Lisa 个儿不高，很结实，白皮肤，脸颊上有几片淡淡的雀斑。眼睛不大但是有很深的双眼皮，长而浓的睫毛下滚动着的眼珠像两颗亮晶晶的黑豆子。她穿明显是从国内带来的



时髦裙子，而 Richel 那巴掌大的小背心上面则印着 TOM-MYGIRL。这么比较 Lisa 当然要显得土气一些，但是一眼望过去却不然，Lisa 还是蛮时髦漂亮的，因为那国产裙子穿在她身上很服帖，就像 Lisa 是穿着它生下来的一样。

虽然我并不认为 Richel 的服饰有任何问题，但她的略带骄矜还是给我一点点不自然的感觉。

不像 Lisa，Lisa 给人的感觉是浑然天成。

我们三人笑笑说事情，不一会儿就很熟的样子了。Lisa 大约刚才和白胡子讲话讲多了口渴，就说：“天热，口渴，抓王威的差，去买饮料。”说着从双肩背的小包里掏出一张二十块递给我。

我当然是要拒绝的，哪里可以让女生出钱，那样岂不是把全世界男人的脸都丢尽了。但是我还未开口，Richel 就笑道：“Lisa，你没在机器上买过东西吗？机器上哪里收这么大的钱？”说着从斜背的小包中拿出一张五块塞进我的手里。我不肯要，但是她很执拗，拉拉扯扯不好看，我只好拿着。Lisa 在一旁并不理会 Richel 的话，看我不要她的钱，立刻将钞票重新放回她的背包。

我去楼道的机器上买了几罐 Coke 回来，Lisa 正在摸 Richel 的裤子说好贵吧，看见我回来，立刻欢呼：“快要渴死了！”拿过一罐打开便猛喝了两口，像是怕我又收回去似的，铝罐里冒出的碳酸气似一小缕青烟喷到她的脸上，令她看起



enjoy 享受
Mall 购物中心

来十分天真的神情蒙上了几分妖气。她似乎并未感到我在看她，自顾自微闭上双眼，十分 enjoy 那瓶 Coke。

我把一瓶 Coke 递给 Richel，然后将那五元钱放回她的手里，Richel 这回并不同我争，只冲我笑笑接了过来，我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她已摘了那副黑框眼镜，她笑的时候眼角不再那么朝上挑着，笑意自然地随着细长的眼角鬓梢伸去，于是我心里想凤眼的女孩要笑起来才有味道，不笑的时候看着老让人觉得心里吊吊的。

这时 Lisa 忽然大叫：“哎呀，Richel，你这双鞋子好贵吧，我在 Mall 里看到一模一样的要七十多块呀。你买的时候有没有折扣？”

Richel 不在意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向来记不住这些的。”

Lisa 摇头，坚持道：“不可能的，哪能记不住呢，没有记性这么差的。”

Richel 的凤眼迅速翻出一秒钟的白眼仁，她不说话保持浅浅的笑容。

Richel 的鞋是一双精致的木屐，上面只是两根带子。细细的脚指涂了淡紫色的指甲油。七分裤露出的足踝立在粗厚的鞋底上更显得纤瘦。也许是她喜欢这种我见犹怜的感觉。

这时参加 orientation 的人都已渐渐散去，我和两个新认



识的女孩也一起走出学生活动中心。Richel 和 Lisa 拉拉手说上课见，然后冲我摆了摆手，独自朝停车场去。只剩下我和 Lisa 往学生公寓走。

Lisa 走路走得非常快，竟然总在我前面小半步。落日的余辉将她摇摇摆摆的身影斜掷在水泥马路上，拉长了的影子倏忽移动着，欢快而又动感，让我禁不住会想跟着踩上那影子的节奏。Lisa 猛地扭头，“哎，你快点，没看见太阳落山了？”我才注意到半个太阳已经藏在不远处学生公寓的后面，不由诧异怎么天就晚了，白胡子不过讲了半小时，剩下我和女孩们聊了那么三五句竟然就耗去了一下午？

也许我们还算年轻。年轻的时光总是在不知道珍惜的时候就从你身边溜走。倘若逝去的时光中能有几分值得回首的，或是几个难忘的人，或是一段往事，或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那样在日落的时候可以有回忆，也便不能算是遗憾。

最怕是午夜梦醒后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值得你去重温的，那样便是空虚了。那样的时候面对月光我会想宁愿有什么是令我不堪回首想起来就撕心裂肺的，也不要让我有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

“哎，王威你在想什么，你的样子好奇怪哟。”Lisa 转过身子立在路边的草坪上，眼睁睁望着我，我只好赶紧跟上转头停下等我的 Lisa。我说我没想什么，我已经什么都想不起



来了。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她很快说了一句。然后我和她并排走,风吹过来,她的裙子便时不时飘到我的裤腿上,那裙裾上洒满了一朵朵橙色的向日葵,有种生气勃勃的样子。Lisa侧过脸来,发现我在看她,得意地笑了笑,她是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女孩,不怕给人看的。

“王威你住几号楼呀?”

“十五号。噢,已经到了。”说着到了我公寓的门口。Lisa也停下,指指前面道:“噢,我就住十七号,游泳池对面。”

我点头。Lisa又问:“你来美国多久了?”

“快三年了。”

“我才来一年多。都说学电脑好赚钱,是不是呀?”她问。

“那可说不准。”我道。

“怎么会说不准呢?你看硅谷天天都有 millionaire 诞生。”她辩驳道。

“可是硅谷每天也都有公司破产。不是都说世事难料吗?”

Lisa 听我这么说,不在意地笑笑,换了话题。

“你有没有 ORACLE 8 的软件?”

我点头。

“你能借给我装一下吗?”

她说话时歪着头望我的眼睛,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还能把